

六四之後華府與北平的關係（上）

前美國駐中共大使
Winston Lord 撰

向大陸人民致深切哀痛之意

中國大陸已籠罩在嚴寒的氣氛下，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亦受波及。我們在評估雙方歧見時，也應把眼光放遠，超越目前危機，訂下未來春暖花開時的藍圖，因為嚴冬不可能持久不去。

過去二十年來，五任美國政府不管是共和黨抑民主黨主政，都尋求與北平建立積極的關係，他們在採取這項政策時，毫不存幻想，而且穩穩把握住戰略和雙邊因素。只有少數美國人反對與中共合作，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這些人更振振有詞的認為自己不見不錯。事實上他們錯了，美國與中共保持合作關係不但使美國獲益，在這個過程中，也鼓勵和加強了中國大陸主張開放自由的力量，這股力量在今年四、五月間綻現了萬丈光芒。

自從一九七一年北平與華府重新打開接觸之門以來，雙方關係表現了驚人的韌性。無論是中共或美國，雙方都度過無數次大小震撼。雙方歷任領袖雖然在其他很多問題上意見嚴重分歧，却也一致認為，擴展雙邊關係對彼此有益。

當然，這段漫長的旅程有很多曲折起伏，現在我們又面臨最艱苦的地形。在目睹中國大陸那種令人悲痛的景象後，我們表達了我們的憤怒與厭惡，但布希總統仍沉住氣力求維持美國的長期利益，他的用心值得讚揚。

此處容我先對中國大陸人民所蒙受的悲慘命運表達個人深切的哀痛之意，也要對鄧小平晚節不保表示遺憾，因為我既是二十一年來不斷推進雙方關係的職業外交官，也是中共領導人的朋友。

我是顧念舊誼的人，尤其在老友境遇不順時，我更不願棄他們不顧。我十分佩服鄧小平和他手下以十足勇氣所獲得的歷史性成就。儘管我認為在我們的外交政策上鼓勵尊重人權是個重要層面，我也非常重視地緣政治和經濟因素。身為前駐北平大使，且又與很多中國大陸人士維持職業及私人上的關係，我的本能反應是不容評論大陸的內部困境。

但是自今春以來，我却直言無隱，強烈反對中共政權大屠殺、大搜捕、大鎮壓、大處決等行爲。我對中共的譴責十分嚴厲，因為中共政權的作爲令我震驚。我認為，我們這些致力促進中共與美國關係的人，尤其需要爲廣大的中國人民講話，不止是爲那些遭到整肅、中傷、不敢講話的人說話，也要爲那些居於領導地位，現在却不得不放棄自己信念，遵循目前黨的路線的人說話。當然，值得我們忠誠以待的是這些「老朋友」，而不是那些鎮壓中國人民心靈的少數領導幹部。我深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大

陸會再出現一個由我們能與之共同加強雙方關係的人士組成的政權。

中共驚人的殘酷與付出的代價

即使是最冷酷無情的觀察家，也很難為中共政權六月以來的政策辯護。如果大陸學生和他們的支持者會使用暴力或準備推翻中共，中共嚴厲對付，那還容易獲得諒解，但幾個星期來，中國大陸人民所展現的却至為溫和，秩序井然，並無惡意。

在北平和大陸各城市，每天都有大批群眾示威，然而並未造成任何一個人死亡，也未有任何暴力行動。當局不管是出於謀略或不知所措，也表現極大的克制。在街頭示威的人群選擇的是當局開放給他們的唯一表達途徑。他們希望在體制內由共黨領導逐步改革。他們所主張的，事實上也正是中共所公佈的目標。他們爭取的是中共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示威之初，沒有人抨擊共黨，也沒有人要求西方式民主，幾個星期來，學生只有兩個具體要求：(一)承認示威是愛國運動；(二)領導幹部與真正的學生領袖進行對話。

只要答應這兩個要求，危機本可化解，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等人亦有此意。答應這些要求，本可使中國大陸邁進充滿希望的新的一章。隨後學生可能嚴厲抨擊貪污、要求新聞自由、主張當局與知識分子菁英對話。由一種經濟制度轉型到另一種制度的痛苦，本可較為人民諒解及容忍，解決種種複雜問題的可能方案，

也本可由新聞媒體和菁英分子好好探討。都市人口對政府決策本可發展出較大的參與感。這一切本都可增強共黨的信譽。

然而，少數元老由於擔心混亂或是害怕大陸出現類似波蘭團結工會的運動，竟把「安定」一詞界定為鎮壓異議，而非逐步改革。這些戀棧權力的老人幫選擇鎮壓和平示威，以收「殺雞儆猴」之效，使中國大陸倒退了三十年，回到恐怖統治和歐威爾式的集體思想時代。反右運動和文革時代的事例在大陸重演：大肆捏造謊言；鼓勵民衆檢舉親友鄉坊；在學校、工廠、機關進行洗腦；搞個人崇拜；學習領導人的思想；把問題歸咎於外力影響。

為因應外國的譴責，北平開始掩飾報復行動，除不再宣布處決和逮捕「暴徒」的情形外，還驅逐外國記者、凍結與外國人接觸，企圖掩盡天下人耳目。中共政權並透過官方控制的新聞媒體，裝出和善的面目，一再重申謊言、歪曲事實，並抓住外國報導的技術性錯誤大作文章，雖然這些措施果真對某些西方人士有些效果，但千千萬萬中國人民依然不斷受到盤問、騷擾和逮捕，並有無數的人失蹤，被迫接受洗腦。今夏所發生的事情或許不像六四那樣血流成河，但範圍却更廣泛，影響更是無所不在。

這些本都可以不必發生的。中共政權本可用相當溫和的示好姿態維持，甚至加強其權威和合法性。但是，冷酷、僵化的領導階層却無法了解、調適經濟改革所造成的社會與政治變化。因此，他們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與付託，並

使許多反對人士態度更為激進。前美國總統尼克森雖為打開與中共接觸之門的主角，也是中共領導人的老友，且向以理智而不激情著稱，却也忍不住形容中共的鎮壓行動，不僅「驚人的殘酷」，抑且「愚不可及」。

本文撰就時，中共政權似已牢牢控制大局，但正如中國歷史和近代其他極權國家常顯現的，表象未必能反映事實。今春的民主運動是人民自發的運動，規模極為廣大，將永垂中國青史。在中國大陸各地城市，不僅學生、工人和普通百姓加入民運，連黨政幹部、知名記者、高級智囊和充滿創造力的企業家也投身此一洪流。這些勢力是中國政治的利刃，也是對改革、開放至為重要的一環。中共領導人不能一面把這些人全部下獄，要他們噤若寒蟬，一面却希望國家現代化，外援源源不絕。都市民衆或許會暫時臣服，但人民的怒火無法永遠壓抑，他們都準備未來迎接更開明的領袖。

此外，中共領導階層內部也有明顯的裂痕。不但已遭整肅的人原都希望與示威民衆和解，很多仍然在位的高幹本也不主張鎮壓。軍方重要領導幹部也公然反對戒嚴，並拒絕以武力對付示威民衆。有些人後來之所以遵行政策，只是因為他們對鄧小平個人依然忠心耿耿。很多軍官不滿軍隊又被捲入政治，也有很多軍官為軍隊在六四大屠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引以為耻。

中共政權所蒙受的經濟壓力會漸漸加強，今春之前，大陸經濟本已沉痾難解：經濟過熱

、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失業人口過多、能源、原料運輸出現瓶頸、所得分配不均、幹部貪污腐化及任用親友的情形十分嚴重，人民早已怨聲載道。最近數月的騷亂，加上勞動人口因花太多時間在枯燥無味的政治學習課上，今後勢必更加不滿，更缺乏效率，使得以上問題有雪上加霜之態。當局必須補貼都市工人和鄉村農民才能使他們安靜。但大陸經濟本已沒有什麼生產力，大量補貼的結果，必會使通貨膨脹更加脫韁之馬。我們會看到創意遭抑制，決定來自上級，本已謹慎怕事的官僚人員會更不敢做政治上不正確的決定。與外國人打交道會更危險。重要的經濟智囊和主角不是已逃亡海外，就是飽受恐嚇。

由於七國經濟高峯會在巴黎召開時發表公報，提到中共「暴力鎮壓」，外界對中共提供的援助正漸漸減少。美國、歐洲、日本等多國政府已中止與中共的軍事合作，並放緩經濟援助、技術轉移和投資的速度。國際金融機構亦暫停提供中共急需的貸款。天安門事件對香港、台灣、南韓的心理和荷包都有嚴重影響。更重要的是全球民間人士的決定：商人取消或擱置了貿易與投資計畫；知識分子凍結了科技、文化、學術交流；觀光客對大陸裹足不前；留學海外的大陸學生、學者、科學家也都拒返大陸。出口收入，外國投資、觀光收入和貸款是中共外匯的主要來源，現在這些來源急劇減少，中共的國際收支已嚴重失衡。

中共領導人在過去十年間逐漸獲得的敬意

、信心與信譽，短短幾個月間全部付諸東流。他們對各種問題的保證，外界再也不會輕信。他們糟蹋了自己在世界事務上的特殊地位。外界原認為，應鼓勵、協助中共加入國際經濟、安全、學術體系，這種想法現已受到懷疑。

這些因素都不利於中共領導班子。這個領導班子是個奇異、脆弱的組合，其人物包括年紀已經老邁，歲月很快就會把他們趕下舞台的中心主角；抗拒改革和外來影響的元老；投機的傀儡；以及不切實際的溫和派。

大陸悲劇可能縮短邁向民主時間

要了解大陸今日實情，最好的辦法便是把官方說法倒過來看，例如「情勢安定」實際是情勢不安，「廣泛的共識」其實是歧見嚴重，「民敬軍」事實是民衆痛恨參與鎮壓的部隊，「一小撮」意謂大批，「流氓地痞」指的是奉公守法的各階層民衆。當電視上播出一批人在檢舉鄰居時，事實上有千千萬萬人拒絕出賣鄰鄰，反而幫助民運人士逃亡。當電視上顯示大陸民衆熱心的學習鄧小平的重要講話時，實際上他們是無聊之味的打瞌睡或開玩笑。當局極力宣稱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其實是十年的改革已毀於一旦，中共的現代化運動遭到嚴重打擊，需要十年才能痊癒。

誰也無法預測近期內中國大陸的情勢會如何演變，這主要看老人幫下台後的情形而定。目前的北平政權名譽掃地，顯然只具過渡性質。我們不知道它的命令能貫徹到何種程度，尤

其是在廣東。這個強硬派領導班子的人事可能會有些臨時性的更易，未來也可能有權力鬥爭。從中國歷史還可得知，至少可能會發生中央權力削弱，地方主義抬頭的情形。

但我們深信，不管這段過渡時期多麼黯淡，數年內中國大陸一定會出現一個較開明的領導班子。我們也確信，等這天來臨時，中國大陸官方會重寫這段歷史，重寫的歷史會更近於事實，屆時中共的宣佈會明辨忠奸，區分真正的罪犯和真正的烈士，就像大陸都市居民和世界各地早已知道的情形一樣。

總而言之，我們今天所見的中國大陸不會是幾年後我們所見的大陸，正如英國歷史學者R·H·陶尼在一九三一年所說的：「中國的政治勢力令人想起中國的大河。水壩所承受的壓力至為巨大，但眼睛根本看不出來，要到決堤以後大家才了解壓力有多強。」

今年大陸的悲劇很可能縮短這個國度邁向民主的時間。一般原預測，大陸會在市場經濟的需求以及與世界互動關係的推進下，逐漸邁向自由社會。現在，在經歷了血腥鎮壓之前幾星期的大解放、大自由後，中國人民很可能不會安於漸進的改革。

一旦強硬派下台，我們或可看到大陸更堅決的朝多元化的開放社會邁進。當然，中國大陸不會成爲西式的民主社會。它與蘇聯和東歐一樣，會遭遇由一種制度轉型到另一種制度的危險。但由於這段黑暗的經歷，到本世紀末時，中國人很可能享有更多的新聞自由、更成熟

的法制和更開放的政治。

正如中共目前當權派所說的，十年文革促成了十年改革。很顯然，務實主義和國際合作會取代了意識形態的狂熱和仇外狂。文革期間飽受折磨的鄧小平勇敢的領導中國大陸走上一條新路。他本人一再聲稱，需由年輕一代接掌長征的下一步。不幸的是，他未看到這個任務完成。

目前的苦痛與文革一樣，很可能使大陸再度向前邁進。我們知道，指望老人幫領導中國大陸進入新領域是奢求，這有賴於年輕一代領導人的遠見和彈性。

美國與中共關係遭到最大挫折

中國大陸的酷寒對北平與華府的關係有何影響？毫無疑問，雙邊關係現已遭到一九七一年以來的最大挫折。美國的全球外交會受到傷害，尤其在某些地區。雙方費盡心血建立起來的一些關係，很多都已毀於一旦或半途而廢。但因我們雙方的長期利益仍然存在，雙邊據以建立關係的基礎也很廣闊，我相信這種關係能渡過風波。

現在採取謹慎態度之餘，我們必須仔細評估損害。在國際方面，可以料想得到的是，莫斯科會利用北平與華府產生齟齬之際，對中共的鎮壓行為採取克制態度，以求從中取利。戈巴契夫在五月與中共舉行高峯會後，就特意向中共領導人示好，鼓勵他們拿他對中共所持的「諒解」態度，以及西方，特別是美國所持的

干涉，人道態度加以比較。

難纏的中共領導人正根據各國的言論和政策略量雙方關係，若干中共領導人仍寧採中央計畫經濟，不喜市場經濟。北平很可能做出倒向蘇聯的姿態，以便使西方緊張。我們很可能看到今後中蘇共會加強會談、增加貿易、密切交流，邊界談判大有進展，對地區衝突的磋商也增加。

這些發展不會全無代價，但也不必過度關切。中蘇共高峯會前即已妨礙雙方修好的障礙仍然存在。中蘇邊界不會消失，分隔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太平洋也不會縮小。

中國當局或許擅於改寫歷史，但不會抹去帝俄侵佔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俄國人的不信不義。在戈巴契夫領導下，蘇聯對中共的直接威脅和壓力已減輕，但蘇聯透過越南、阿富汗、印度、外蒙、北韓等代理人或友邦所構成的長期地緣政治壓力並未稍減。另外，中共念於茲的事到下一世紀都會是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只有美國、歐洲、日本能提供中共亟需的資本、技術、市場和管理知識。蘇聯本身經濟一場糊塗、技術落後、市場有限，根本無法取代美日歐。

中共領導人不管對內政有何歧見，基本的世界觀却是一致的。不管他們對美國有多麼不滿，仍會對國防安全和經濟發展持長遠看法。中共軍方對蘇聯疑慮特深，十分盼望與美國、西歐恢復合作。北平不會過度與莫斯科勾搭，免得失去西方的資金和電腦。

華府這次與北平失和，所造成的最嚴重政治損害，是雙方就國際問題苦心建立起來的磋商過程受損。最近數年，雙方都努力擴大討論的範疇，也都獲得實際利益。美國與中共隨時告知對方自己與蘇聯關係的進展。中共不斷向美國提出保證，美國在與蘇聯談判銷毀中程核子武器條約時，也反映了中共的立場。由於美國一再表明態度，中共停止供應伊朗海鷹二型飛彈，並逐漸使美國相信，在一度供應沙烏地阿拉伯東風中程飛彈後，中共不會再運送這種彈道飛彈到他國。

多年來中共已逐漸對禁止核子擴散問題改採負責任的態度。雖然牽涉的商務關係很複雜，美國還是同意讓中共火箭發射美國衛星。雙方也在促使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的問題上密切合作。中共多少同意了美國立場，認為應制止赤棉重掌高棉政權；他們也促成美國與北韓在北平直接會談，並與南韓建立了商務關係。一百年來，東京、北平與華盛頓首次彼此擁有和諧的關係。在聯合國、中共代表對於兩伊戰爭以迄那密比亞等問題，比以往更合作。中共對中美洲問題也表現得相當節制，並與以色列建立關係。

很顯然，北平採取以上種種行動都是基於本身理由。同樣明顯的是，我們在各個層面與北平的交流已獲得回報，雙方更加了解，彼此立場也互有調適。

如果雙方關係繼續冷淡，我們就會失去在彼此交流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利益。我們對中共

政策的直接影響會減弱，要達成我們的國際目標也會更艱苦。我們之間的歧見會更尖銳，會談的語調也會更惡劣。

然而，北平仍會根據冷靜的評估進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們不會爲了懷恨美國而改變對重要問題的政策。中共對美蘇兩國的熱度可能改變，但基本的地緣政治平衡不致變化。

同時，中共與美國也會在某些問題上繼續採取平行一致的政策，但大體上只是各自評估國家利益後不約而同的採取這類政策，而非先行協調。

在軍事方面，所有的銷售、技術轉移、人員互訪和交流都中途停止。某些經濟、商務、科技交流雖仍持續，但因人員的訪問和交流計畫若非取消即是延後，數量亦已大減。中止高階層的政府接觸也使新的官方交流煞車。

此外，這些活動大部分是民間所進行，基於現實與道德因素，每周都有成千上萬的個人或民間機構取消或擱置了對中共的貿易、投資和科技計畫。在文化、學術方面，從芭蕾舞團到美術展覽，從記者互訪到交換學生，大批本來極有潛力的計畫都已胎死腹中或束之高閣。

引導今後美國政策的標準

這些都是中共鎮壓行動的副產品，雙方都爲此付出極大代價。布希政府除了表達美國的憤怒和停止各方面的合作之外，別無選擇餘地。美國的價值標準和現實的考慮迫使他必須做此反應。電視播出的畫面激起了公憤，盟國的

觀點也與我們相同。

同時，布希政府只與中共凍結關係而未斷絕關係，是很明智的決定。十年來，我們已與中共建立了各種密切的關係，有法律、有協定，也有磋商的安排，在這種架構下，雙方的互訪和合作計畫才得以廣泛進行，現在這類活動雖然很多都已凍結，基本架構却仍存在。部長級官員固然不再前往北平，聯合工作委員會却照常運作。特定的科技合作計畫雖暫時擱置，相關的基本協定則仍然有效。文化、學術交流計畫確已暫時取消，唯雙邊協定仍然保持，一待氣氛改善即可恢復施行，有朝一日我們仍可相互學習。

對政府和民間決策人士來說，這是個艱苦的時期。我們沒有明確的地圖、指標，只能在模糊的路跡中摸索。我們不能如常交往，也不願毀掉已有的建制。我們不想傷害中國大陸人民，但也不想讓中共領導人粉飾太平。

在這種前提下，很難做出結論，無可避免的要採取特別作法。如果史達林式的政權遲不下台，我們別無選擇，只有耐心坐等。對於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方面，如軍事，必須停止合作；在商務和科技合作計畫方面，對於有益中共者多，有益於美國者少的，或者我們另有替代方案的，也應停止合作。

但另外很多方面的選擇就複雜得多。我們不能期盼美國工商界一筆勾消多年的努力和投下的大筆資金。如果美國禁止對民間在大陸的投資提供特別協助，萬一外國競爭者却利用此

一限制與中共做生意，我們該怎麼辦？

此外，這並非僅是我們的政策問題，也是中共政策的實際結果問題。大體上，我主張維持學術和文化關係。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目前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真正的看法，在此情況下，如何能與大陸知識分子舉行有意義的會議？如果美國想根據美國新聞總署的國際訪問計畫等方案繼續邀請大陸未來領導人物訪美，北平會讓他們走嗎？美國學者應在行動嚴格受限制情況下繼續訪問大陸嗎？傳達美國藝術的文化團體，應冒被中共新聞媒體利用之險前往大陸嗎？

在六四大屠殺的元凶不再掌權之前，美國不能與中共完全恢復關係，同時，我們也面臨如何執行政策的實際問題。美國的政策應根據北平政權的行動而定。要在中共的行動和美國的政策之間，制定嚴格的標準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的。但我願擬出一些引導美國政策的大概標準，只要中共有這些行動，美國或可積極因應，分述如下：

- 解除北平和西藏的戒嚴。
- 停止逮捕、迫害、處決民運人士及其支持者。
- 做出修好姿態，容忍辯論，與異議人士真正對話。
- 停止反對外國思想的運動。
- 重新開放外國新聞媒體採訪。
- 恢復學生和其他人士的對外交流。
- 恢復承諾進行政治及經濟改革。
- 恢復讓中外專業人員（記者、商人、學

者等)在大陸自由接觸的環境。

——使人相信美國駐大陸人員及設施不會為中國友人帶來麻煩。

——中共以具體行動承認其所作所為已損及其國際信譽，如重新協商香港基本法草案內容。

——證明中共仍遵守早先對飛彈銷售、高棉問題、朝鮮半島問題、禁止核子擴散、台灣問題等的聲明。

儘管我們不能原諒中共，但也不能完全孤立中共。我們必須找出一條中庸之道，既可表達短期制約中共的目標，又能保持未來與較開明的中共領導階層長期合作的大門暢通。在挽救合作的架構免於崩潰之餘，我們也應表達憤怒。在此過程中，我們應與那些戴上面具，但內心與我們同樣關切的中共領導人保持接觸。我們應力圖為中國大陸人民照亮道路。我們所採取的

政策，影響也許很溫和，但若能在國內使國會與行政機構立場一致，在外又與盟國加強團結，其效力必然倍增。

當然，即使未來大陸出現一個溫和的政府，雙方也不會自動輕易恢復廣泛的合作。雙方關係仍有裂痕，必須先重建互信。過去十年，我們原已逐漸認為大陸會出現長期的政治安定，這個假設現已粉碎。貿易商和投資人在下注時會更審慎的預留退步，並轉往其他市場。文化學術界領袖會擔心未來吹起仇外風。中共也可能得不到美國政府某些計畫的特惠地位。

不過，我仍然認為以長期而言有樂觀的理由。雙方早已建立廣泛的官方、職業及個人關係。中共的主要談判人都是支持自由、開放社會的人。他們現在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與外國人接觸，但他們都渴望與美國合作，一旦開明的政權上台，他們就會身體力行。

歷史站在他們這一邊，中國把蠻夷擋於長城之外的時代早已過去。已有太多的門戶敞開，連強硬派領導人都了解中國大陸亟需外國資金、技術和市場。在此資訊和科技爆炸的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不對內外開放即繁榮富足。外間的進步實況早已由電視機、數百萬觀光客、成千上萬工商人士、科學家、學者以及海外返國菁英傳達給大陸民衆，沒有一個政府的宣傳能抹煞這些多年來所累積的形象。

另一方面，一俟時機許可，基於很多理由，美國也應恢復與中共交流。溫和的北平政權需要外界合作，也應獲得合作。屆時我們應積極推動目前遭到凍結的各種接觸及合作計畫。這不但有益大陸，也有利美國。(原載外交季刊，呂飛虹譯，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商務印書館叢書)

人的哲學——論「科學與理性」的基礎

金觀濤 著

81元

大陸當代思想家金觀濤最新力作，採用控制論、神經生物學、心理學、物理學等科學理論，深入探討人在自然中之位置、主客體之相互關係，闡釋最基本和核心之哲學問題，進而重建理性之哲學。議論精深，文筆暢達，引人入勝。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臺北市10036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郵政掛號：第〇〇〇六〇〇一六二八三
電話：三三二一六一八三
傳真：(〇二)三七二〇二七四